**汤显祖这个人：必也狂狷乎？（上）**

郑培凯

（一）

众所周知，汤显祖（1550-1616）是明代大戏剧家、大文学家，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与剧本，受到后世的景仰，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《明史·汤显祖传》对汤显祖这个人初登历史舞台，有非常简短的描述：“湯顯祖，字若士，臨川人。少善屬文，有時名。張居正欲其子及第，羅海內名士以張之。聞顯祖及沈懋學名，命諸子延致。顯祖謝弗往，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。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。”很隐晦地指出，汤显祖年轻的时候文章写得好，闻名遐迩，以至于首席大学士张居正都想要罗致于门下，与他的儿子们一同去应试科举。谁知道汤显祖居然不领情，不愿意接受当朝第一权臣的邀约，恃才傲物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显示了年轻人狷介不群的气骨。后果则是连续落第，到直到张居正逝世之后，“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”，而煊赫一时的张家此时已遭到抄家处分而覆败。

《明史·汤显祖传》写汤显祖与张居正的关系，落笔非常矜慎，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与社会关系，看不出什么大名堂，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汤显祖如此狂妄，“不识抬举”，连当朝宰相诚意相邀，都不放在眼里，敢于断然拒绝。这里所说的历史情况，虽然在邹迪光（1550——1626）的《临川汤先生传》中说到，“丁丑（1577）会试，江陵公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。”但是，仍然是云里雾里，没说清楚张居正罗致才俊的具体事实。深受汤显祖赏识的钱谦益（1582-1664），比汤显祖晚了一代，在他的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（丁集中），对汤显祖拒绝张居正的笼络，有着具体而戏剧化的描述，让我们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了清晰的理解：

显祖字义仍，临川人。生而有文在手。成童有庶几之目。年二十一，举于乡。尝下第，与宣城沈君典（懋学）薄游芜阴。客于郡丞龙宗武。江陵有叔，亦以举子客宗武。交相得也。万历丁丑（1577），江陵方专国，从容问其叔：“公车中颇知有雄俊君子晁（错）、贾（谊）其人者乎？”曰：“无逾于汤、沈两生者矣。”江陵将以鼎甲畀其子，罗海内名士以张之。命诸郎因其叔延致两生。义仍独谢弗往。而君典遂与江陵子懋修偕及第。又六年，癸未（1583），与吴门、蒲州二相子同举进士。二相使其子召致门下，亦谢勿往也。除南太常博士。朝右慕其才，将征为吏部郎，上书辞免。稍迁南祠郎。

钱谦益叙述汤显祖前半生，首先指出他生有异象，“有文在手”。这个说法有故意夸张之嫌，生下来掌中就有“文”，其实是大多数婴儿都有的现象，并不能显示文曲星下凡。但是汤显祖童幼时期聪颖突出，令人瞩目，却是实情。这里说他“有庶几之目”，指的是有聪贤之才，可与孔门弟子最优秀者媲美。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。”颜氏之子，指的是颜回，强调的是聪贤的性格。王充《论衡·别通》也说：“孔子之门，讲习五经。五经皆习，庶几之才也。” 更明确指出，儒家后学读书有成，是庶几之才。钱谦益反覆强调的，就是显祖天生有才，比诸孔门才俊，当之无愧。

汤显祖受到张居正的重视，是由于张的亲戚（张居谦，不是张居正的叔叔，是同父异母弟）在太平府江防同知龙宗武处，也就是今天芜湖北边的当涂，结识了显祖与沈懋学，认为他们是当世英才，极力向张居正推荐。那时张身为首相，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儿子科举夺魁，为了避免物议，怕人批评他操弄科举，便希望有些当世著名的青年才俊同科高中，以杜悠悠之口，接受了亲戚的推荐，邀约汤显祖与沈懋学，企图纳入门下。岂料显祖居然不给面子，只有沈懋学前来，当然惹得权倾朝野的首相不满。放榜之后，沈懋学高中状元，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一甲二名（榜眼），汤显祖落第。钱谦益记载“君典遂与江陵子懋修偕及第”，讲得不清不楚，容易令人误解，以为沈懋学与张懋修同榜，其实不然。这段记载，混淆了丁丑（1577）与庚辰（1580）前后两次会试科考，张家两次笼络汤显祖，而显祖两次拒绝张家罗致的故实。丁丑年状元是沈懋学，榜眼是张居正的二子张嗣修；庚辰年的状元是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，同榜还有张的长子张敬修，而汤显祖再次落第。

关于汤显祖第二次受到张家罗致，再次采取不合作主义，狂简依旧，拒绝首相的青睐，邹迪光的《临川汤先生传》叙述得非常清楚：

丁丑（1577）会试，江陵公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。庚辰（1580），江陵子懋修与其乡之人王篆来接纳，复啖以巍甲而亦不应。 曰：“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。”公虽一老孝廉乎，而名益鹊起，海内之人益以得望见汤先生为幸。至癸未（1583）举进士，而江陵物故矣。诸所为席宠灵，附薰炙者，骎且澌没矣。公乃自叹曰：“假令予以依附起，不以依附败乎？”而时相蒲州（张四维）、苏州（申时行）两公，其子皆中进士，皆公同门友也。意欲要之入幕，酬以馆选，而公率不应，亦如其所以拒江陵时者。

邹迪光与汤显祖是同龄人，常州府无锡人，万历二年（1574）进士，崇尚风雅，热爱诗文戏曲，与汤显祖挚友屠隆来往密切，对汤显祖十分倾倒，也熟知当时士大夫圈子的传闻。他记载的具体情况，有名有姓，而且详细反映了汤显祖不愿意攀援权贵的心态，既狂且狷，应该是有所本的。说张家两次“啖以巍甲”，或许是事后的夸饰之词，但意在邀请汤显祖进入张氏权力集团，一旦科举得魁，便是张家的政坛亲信，则是可信的。

邹迪光记载，汤显祖性格狷介，谈到自己不愿依附权势，把科举晋身的途径，比作处女出嫁，不可以轻易“失身”于权贵的宠幸与提拔，强调的是自己的人格尊严，不作随人驱遣的佞幸之徒。在汤显祖的心目中，张居正是操弄权术的 “权相”，即使不是奸恶之徒，也僭越了人臣辅政的身份，把朝政玩弄于鼓掌之中。自己若是屈身被他罗致，固然可以青云直上，在官场上荣耀一番，但也就成了张居正权力集团的一员，归队站边，听从差遣。汤显祖不愿失身于权贵的心态，到了张居正死后抄家，整个政治集团遭到整肃，似乎得到心理补偿，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，令他感叹万分：“假令予以依附起，不以依附败乎？”这也就使得他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不肯依附掌握政府大权的首辅，不愿参与官场的权力运作与斗争，宁愿选择远离权力中心的清简职位。所以，当张居正集团覆败之后，接任的首辅是张四维与申时行，都想要笼络他的时候，他依然故我，一概拒绝，坚守自身的人格清白，也就自己断了官场飞黄腾达之路。

（二）

在1577到1583的六年期间，汤显祖两次不理睬张居正的垂青，第一次或许是恃才傲物，像杜甫形容李白那样，“飞扬跋扈为谁雄”，发扬蹈厉，展示青年的狂放不羁之气。第二次依然故我，狷介不群，给张家一个软钉子吃，摆明了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。第一次拒绝，还可说只是理念不合，看不顺眼张居正权势熏天，在官场上横行霸道，连士子心目中神圣的科举干净土都敢于染指，完全违背了公平原则的正义性，也不容于汤显祖的儒家道德信念。第二次拒绝，就有了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，因为看到了张居正为了控制朝政，专断独行，以致他的至交好友因为“夺情”事件，反对张居正蔑视道德规范，批评张居正违背权力运作的祖制，而经历了血淋淋的痛苦折磨，甚至遭遇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显示了权相霹雳手段的残忍。

汤显祖是江西大儒罗汝芳的学生，笃信老师教导的阳明良知学说，相信人性有道德向善的追求，认为发挥“赤子良知”的精神才是美好社会的正道。他对张居正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权谋手段是看不上眼的，尤其不满张居正为了肃清言路，设置专断独行的思想管制，订定禁止讲学、打击探讨心性之学的政策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泰州学派，禁锢了罗汝芳一脉的思想传播。

这里我们要打个岔，先讲讲阳明学泰州学派与江右学派对汤显祖的影响，也就是他的生长环境与师友关系对他人格塑造的影响。汤显祖从青少年时期就深受罗汝芳思想的熏陶，当他进入社会的具体历史处境，面对张居正以事功业绩及现实利益为主导的政治舞台，便不屑屈身于官场的蝇营狗苟。由此不肯依附张居正的经历，可以看到汤显祖耿介与狂狷性格，是如何从萌发到成形，再经过长时间的淬炼与磨砺，终于造就了自主独立的个性。终其一生，秉性刚毅决绝，像他笔下创造的杜丽娘，坚持理想的初心，九死而未悔，追求梦中理想的“至情”人生，塑造了思想独立自主的大文学家。

十六世纪前后，出现了全世界的大变局，是早期全球化与东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先声。晚明江南经济的繁荣，社会结构的松动，以及追求物欲与奢华心理的迸发，在万历年间逐渐席卷中国东南半壁，是与早期全球化大趋势出现有关的。在全球化浪潮尚未波及到中国之时，中国文化思想的结构，已经开始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心理变动——这就是阳明学派的兴起。阳明学派在明代中晚期兴起，跟王阳明这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认识有关。他最有开创性的思想，是在儒家的孔孟传统当中，从孟子的性善论，推衍出个人本体良知自主性的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成为圣贤，或是循着圣贤之道发展完善的人格，不是按照本本主义的方法，读圣贤书中的道德规条，按照官方正统的规范，循规蹈矩，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像写八股文通过考试那样，成为服服帖帖的道德奴才。王阳明心目中的真正圣贤之道，是要有一种自己本体的内在体悟，所以要“致良知”，要“知行合一”。这个内在的体悟，跟个人的心性本体有关，跟个人的人格发展有关，是阳明学派很重要的东西，强调的是个体心性的自主与自由。

阳明学派强调个体认知的自主性，给心性探索开拓了相当自由的空间，很自然就在弟子阐释师说的过程中，对圣贤之道出现不同的理解与分疏，形成许多不同的分支学派，其中与汤显祖有直接关系的是江右学派与泰州学派，特别是提倡“解缆放帆”的泰州学派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讲过“满街都是圣人”，所有人都可以成圣，有点像佛家讲的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，他们受禅宗影响，至少在传道说法的途径上是类似的。王艮传徐樾，徐樾传颜钧，颜钧传到罗汝芳，而罗汝芳就是汤显祖的老师，可谓一脉相承。由于泰州学派强调教化的手段，有点像佛家的普度众生，吸收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参与，讲学大会聚集成群的信众，又人人各指本心，往往出现个人自由化倾向，就引起官方的疑虑与担心。张居正最讨厌这种非官方的讲学活动，更对泰州学派激进人士到处串连、扩大影响的行动，极为忌惮，怕会造成反对官府权威的群众势力，因此尽量打压。张居正捕杀思想激进的何心隐，就是为了防止何心隐组织江湖势力，企图铲除泰州自由开放思想的显著事例。

泰州学派的思想激进，主要是个人内心世界的思想激进，有时形诸于言，也只是思想言论对自主意识的独特表述，除了何心隐是个例外，不必然涉及社会行动，更没有进行社会运动的迹象。然而，在统治者的心目中，思想言论的自由不羁，有可能转化为挑动社会秩序的星星之火，则有曲突徙薪之考虑，必须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，及早扑灭于未发之时。因此，张居正打压泰州学派，禁止阳明学说引发的普遍讲学风气，限制罗汝芳传布发抒个人主体性的自由追求，以维持官方正统思想的稳定性。作为罗汝芳的忠实弟子，汤显祖坚信老师教导“天机泠如”的心性取态，反对以官方律令压制阳明圣学思想自由的“活泼泼地”特性，就对张居正滥用权威的行为不满，这也就是汤显祖第一次拒绝张居正罗致他的思想与时代背景。

有趣的是，汤显祖的好友沈懋学也是罗汝芳的弟子，却接受了张居正的邀约，成了张氏权力集团的一员，得以金榜题名，高占鳌头，当上了举世钦仰的状元。汤与沈的家世与教育、抱负与志趣，本来是相当一致的，这才结为挚友，没想到面临一场仕进的诱惑与考验，所做出的选择是如此不同。从落第的汤显祖眼中看来，真是应了杜甫的诗句，“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衣马自轻肥”。然而，官场的翻云覆雨也不是容易承受的，沈懋学中状元半年之后，就撞上了张居正“夺情”事件，在道德伦理的大节与现实利益的小惠之间又要做出选择，委屈了自己青云直上的机会，做出违背张居正意旨的决定，告病辞官，自称寄情诗酒声伎，避开政治斗争的追杀。其实也就是风光了一时，悔恨了一世，年仅四十四岁，抑郁以终。

（三）

汤显祖第一次落第，沈懋学高中状元，曾在汤显祖的寓所住宿，赠诗一首以作安慰：“独怜千里骏，拳曲在幽燕”，似乎为好友落第叫屈。汤显祖虽然也感到两人的关系起了变化，但还是写了一首长诗《別沈君典》，向飞黄腾达的朋友告别：

去年三月敬亭山，文昌閣下俯松關。今年俊秀馳金轂，表背衚衕邀我宿。妙理霏霏談轉酷，金徒箭盡撾更促。人生會意苦難常，想象開元寺中燭。開元之燭向誰秉，君揚龍生姜孟潁。按席催教白紵辭，迴船鬬弄蒼龍影。別在長干不見君，天上悠悠多白雲。衣帶如江意迴絕，孤蹤颯颯吹黃蘗。取得江邊美桃葉，細語如笙款如蝶。燕幽道長不可挾，自有韓娥並宋臘。遊人得意春風時，金塘水滿楊花吹。玩舞徘徊顧雙闕，西山落日黃琉璃。落日流雲知幾處？雲花叠騎縱橫去。旦暮惟聞歌吹聲，春秋正合窮愁著。夫子才華不可當，華陽東海並珪璋。輝輝素具幕中畫，慨慨初登年少場。年少紛紜非一日，喜子今朝拚投筆。一行白璧自傾城，再顧黃金須百鎰。吏隱郎潛非俊物，誰能白首牽銀紱。銀紱桃花一路牽，空紗戶縠染晴煙。春絲引飏雲霞鮮，窗桃半落朱櫻然。江南人歸馬翩翩，金陵到及鰣魚前。天地逸人自草澤，男兒有命非人憐，歸去蓬山蓼水邊，坐進金樓翠琰篇。丹蛟吹笙亦可聼，白虎搖瑟誰當憐。如蘭妙客何處所？若木光華今日天。我今章甫適諸越，山川未便啼鳴鴂。都門買酒留君別，況是春遊寒食節。孟門太行君所知，鬼谷神樓非我宜。王孫碧草歸能疾，公子紅蘭佩莫遲。昨日辭朝心苦悲，壯年不得與明時。處處撫情待知己，可似南箕北斗為。

这首长诗蕴藉婉转，寓意曲折深远，既说到两人订交的经过，思想感情的契合，引为挚友，又说到经过这次科考，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途径，分道扬镳，各自面临未知的命运。诗一开头，写两人去年在宣城的敬亭山诗酒风流的美好岁月，今年到北京会试，沈懋学还邀汤显祖到裱褙胡同同住，友情十分深厚。在宣城流连的日子，还有龙宗武（君扬）与姜奇方（孟颖）一道，听歌选舞，泛江游船，快乐无比。后来在南京分别了，心中一直思念着，直到北京又再相逢，依然有韩娥与宋腊这样的美女相伴，春风得意， 一同游乐。考试的结果，改变了两人的命运，也使得亲密无间的友情难以持续。

沈懋学金榜题名，高中状元，自然是“一行白璧自傾城，再顧黃金須百鎰。吏隱郎潛非俊物，誰能白首牽銀紱。銀紱桃花一路牽，空紗戶縠染晴煙。春絲引飏雲霞鮮，窗桃半落朱櫻然。江南人歸馬翩翩，金陵到及鰣魚前。”可以衣锦荣归，光宗耀祖，风风光光回到江南，正好赶上鲥鱼尝鲜的时候。汤显祖名落孙山，荣华富贵轮不到，只好想着自己是山野逸人，“天地逸人自草澤，男兒有命非人憐，歸去蓬山蓼水邊，坐進金樓翠琰篇。丹蛟吹笙亦可聼，白虎搖瑟誰當憐。如蘭妙客何處所？若木光華今日天。我今章甫適諸越，山川未便啼鳴鴂。”这里特别引用了宋人资章甫的典故，是出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的：“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”明显是慨叹自己不合时宜，空有满腹文章，却到了不尊重文化修养、只讲权力与利益的地方，没有人识货。

长诗的结尾，写春寒料峭的寒食节，在京城与沈懋学饮酒赋别，一方面讲到自己不受朝廷赏识，在少壮年月不能报效国家，心中悲苦：“昨日辭朝心苦悲，壯年不得與明時。”另方面则诚恳劝告沈懋学，走上仕途要小心：“孟門太行君所知，鬼谷神樓非我宜。”这里引用的孟门太行典故，来自张九龄的诗《始兴南山下有林泉，尝卜居焉，荆州卧病有怀此地》，沈懋学当然是清楚知道其中寓意的。其实，汤显祖引用这个典故，才是整首长诗的诗眼，是写这首诗的中心意旨。张九龄原诗如下：

出处各有在，何者为陆沉。幸无迫贱事，聊可祛迷襟。世路少夷坦，孟门未岖嶔。多惭入火术，常惕履冰心。一跌不自保，万全焉可寻。行行念归路，眇眇惜光阴。浮生如过隙，先达已吾箴。敢忘丘山施，亦云年病侵。力衰在所养，时谢良不任。但忆旧栖息，愿言遂窥临。云间日孤秀，山下面清深。萝茑自为幄，风泉何必琴。归此老吾老，还当日千金。

汤显祖对沈懋学的劝告，毋宁更是一种透彻人生的警告，现在的说法就是，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！”他的表达方式虽然隐晦，借着引用古人的诗句典故，用意却十分明确，要告诉沈懋学的，就是张九龄对生命意义的感悟：人生的出与处，牵涉到自己的生命选择，很难说何者是成，何者是败。只要还没有被人逼着去做下贱的事，也就可以过得舒坦。世上的道路很少是平坦的，像通往太行山的孟门径，虽然窄仄，也不算太崎岖。多用权谋之术，进出烈火燃烧的官场，是很令人惭愧的；应该时常警惕自己，要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。万一不小心，跌个大跟头，就没有万全之法来保护自身。要时时想着留一条可归的后路，要爱惜短暂生命的光阴。古来的贤达早就告诉我们，浮生短暂，如白驹过隙。张九龄在诗的结尾，说到自己多病体衰，有一些官场职务是难以胜任的，想要告老回乡，在山间林下过着安逸的日子。对刚中状元的沈懋学而言，这样隐晦的忠告或许毫无意义，但是后来官场事态的发展，半年后就爆发了“夺情”事件，逼得沈懋学辞官回乡，见证了汤显祖的先见之明。

这场科考，与汤显祖同时落第的，还有推荐沈懋学与汤显祖给张居正的张居谦。为了保证自己儿子科举顺利高中，又要避免众口谣诼，说他暗地操弄闱场，张居正就不让自己的同父异母弟上榜，使得张居谦郁闷万分。汤显祖事后为他写了首诗《別荊州張孝廉》，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算是相濡以沫：

去年與子別宣城，今年送我出帝京。帝邑人才君所見，金車白馬何縱橫。金水橋流如灞滻，西山翠抹行人眼。當壚喚取雙蛾眉，的皪人前傾一盞。誰道葉公能好龍？真龍下時驚葉公。誰道孫陽能相馬？遺風滅沒無知者。一時桃李艷青春，四五千中三百人。擲蛀本自黃金賤，抵鵲誰當白璧珍？年少錦袍人看殺，唇舌悠悠空筆札。賤子今齡二十八，把劍似君君不察。君不察時可奈何！歸餐雲實蔭松蘿。濠南釣渚飛竿遠，江左行山著屐多。吏事有人吾潦倒，竹林著書亦不早。被褐原非衮冕人，飆車更向烟霞道。青野主人歸不歸，文章氣骨可雄飛。三十餘齡起幽滯，連翩不遂知著希。平津邸第開如昨，嘯激清風恣寥廓。人生有命如花落，不問朱裀與籬落。君當結騎指衡山，欲往從之行路艱。懷沙長沙為我弔，洞庭波時君已還。賤子孤生宦遊薄，習池何似江陵樂？寧知不食武昌魚，定須一駕黃州鶴。我今且唱越人舟，

青蒲翠鳥鳴相求。君獨胡為好鞍馬，草綠波光不與儔，我住長安非一日，點首傾心百無一。夫子春間儻未行，為子問取郢中資。

在这首诗中，对着同样受到操弄而落第的友人，汤显祖就毫无顾忌，直截了当，表示了无限愤懑：“谁道叶公能好龙，真龙下时惊叶公。谁道孙阳能相马，遗风灭没无知者。”叶公自称好龙，但是自己这条真龙出现的时候，就把叶公给吓坏了；谁说原名孙阳的伯乐能相马，千里马却完全没人能够赏识！又说到这年参加会试科考的四五千人，有三百人上榜，居然没选上自己这样的人才。自己像黄金一样，却拿来抛掷蛀虫，实在是自贬身价；自己像雪白的玉璧，却扔去驱赶噪鸦，谁还会视作珍品？想想自己，年纪已经二十八岁了，是把安邦定国的宝剑，君王却不来察看，实在无可奈何！只好回归山林乡野，渔樵忘机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悠游生息。官家的职事自有能干的人，我是属于潦倒江湖的散人，也该早早著书立说，在文学想像的领域创作烟霞美景。

此诗的后半，写到张居谦也已经三十出头了，困顿于科场多年，大概飞黄腾达的机会十分渺茫。两人同病相怜，也只好承认命运不可逆料，“人生有命如花落，不問朱裀與籬落。”行路艰难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回顾历史上的屈原与贾谊，才华盖世，却命运乖舛，令人凭吊伤心，也会为我的遭遇一掬同情之泪。诗末点出，两人科举失败的落寞，“我住長安非一日，點首傾心百無一。” 古人说的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，就是两人的写照。

汤显祖落第南归，给朋友写了一些诗，更清楚表达自己落寞的心境，同时不断提起古人的隐逸生活，似乎是抚慰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。他经过南京，在归舟之中遇上风雨，给知心好友龙宗武写了四首诗，《下关江雨四首寄太平龙郡丞》。第一首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天意岂有端，倏雨无恒晴……空江寡人务，惟闻鱼鸟声……而余阙芳侣，不及春禽嘤。”感到独行无友，又逢雨阻，心情相当凄楚。第二首写到他高堂父母与妻子兄弟，都期望他高中荣归，朋友也对他寄以厚望，“念此欲飞奋，秉耜及时苗。终知不可得，抒愁寄久要。”事与愿违，也是无可奈何。第三首回忆起赴京之前，在龙宗武处的诗酒风流光阴，想起来还是美好的邂逅：“忆我旧行游，浮荣散飞藿。芜阴遝亭阓，歌呼事如昨。”芜阴指的就是龙宗武的驻地太平府，当时歌诗乐游，又有道义之交的联翩遥想，总是令人感到欣慰的。第四首则是自述平生用功读书，为了经世济民，报效国家：“精诚亮有鉴，振羽来天墀。翰音不可闻，毛理未成蜚。浩浩故应白，悠悠君詎知？暄凉人未异，心迹自先违。”岂知遭遇的情况与预期不同，拳拳之心不受朝廷重视。而且世态炎凉，让人违背了早先的自我期许。这首诗的结尾是：“为德苦难竟，叔牙我心希。”显然是批评了有人为德不卒，本来希望是管鲍之交，互相激励，精诚不变，到头来或许落空了。汤显祖写诗给龙宗武，感叹有人为德不卒，是谁呢？说得影影绰绰的，还希望继续作为知己，是谁呢？我们只要仔细想想，显然就是跟他一道进京赶考，邀他同住在裱褙胡同，“铜驼杯酒旧殷勤”的沈懋学了。

汤显祖的家乡好友谢廷谅，是一起成长的地方才俊，也写了诗，安慰落第的汤显祖。徐渭后来读到，误以为谢廷谅写诗给汤显祖，是自己顺利登榜之后，抚慰显祖落榜的心境。其实，谢廷谅也是科场失意，他科举生涯的坎坷，比显祖更甚，要迟到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才成进士。汤显祖接到好友的慰问，回了三首和诗，《谢廷谅见慰三首，各用来韵答之》。第一首：“草泽邅回讵不逢? 美人遥忆泪沾胸。才轻贾马堂难造，眷重求羊径有踪。生意数看塘上柳，繁云高翳谷中松。能游剩有东山屐，知在云林第几峰?”第二首：“本自同时赋上林，归来徒剩紫芳心。江城露淡蒹葭浅，磵户雲屯松桧深。独坐偶然临素卷，相思时与惜青衿。知君更欲询贤贵，十二雲衢冠盖阴。”第三首：“峨峨双阙屡经过，畏景回途荫荔萝。过尽花时红落少，遥临松晓翠浮多。俱将玄白嘲杨子，独写丹青赞卞和。垂榻无言自羞涩，来诗牵率勉酬歌。”

这三首和诗用了不少典故，特别是来自汤显祖长期浸润的汉魏六朝文学，乍读只感到辞藻绚丽，似乎有点卖弄文字工夫。但是，细读之下，清楚了用典的蕴意，就可以看到，汤显祖的第一首诗显示了相当的骄矜，自觉可以媲美汉代的大文学家贾谊与司马相如，却得不到赏识，只有故乡的老相知谢廷谅，如同求仲、羊仲那样，依旧跟随他的行踪。诗中用典十分冷僻，来自赵岐《三辅决录》：“ 蒋诩字元卿 ，舍中三径，唯羊仲、求仲从之游。二仲皆推廉逃名。”陶潜晚年的《与子俨等疏》也说：“但恨邻靡二仲，室无莱妇。”指的是希望身边友好都是廉洁隐退之士。接着引用了谢灵运的诗句，是谢灵运受到政敌排挤，退居永嘉，在山水之中寻求文学烟霞之乐，写了《登池上楼》，展示了著名的诗句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，也就是他汤显祖目前落第的心境与向往，“生意数看塘上柳”，退隐到山水之中。第二首诗强调的是，原来是有本领选入翰苑，像司马相如那样写出《上林赋》的，可惜现在只能归隐园林，寻求隐逸修道的途径了。落榜的自己回到故乡读书，而高中的贤达则在京城通衢之间风光。第三首则明言，自己实在不适合留在煊赫的京城，生活在崔嵬宫阙的阴影之中，不如从繁花锦簇之中脱身，回到苍松翠柏的初心。像卞和怀有璞玉，遭受冷眼不说，还经历无穷无尽的打击，但是和氏璧的珍贵最终还会有人认识，为后世歌颂。

由这些落第之后写的诗，可以看出汤显祖的不满与愤懑，同时，也显示了他的狷介个性，不愿意为了晋身官场，而委屈自己，与当权者作伥。